



赌一事于句中，反三隅于字外。

李二酉
从政记

14 集体练歌

第二天下午四点，省群众艺术馆女老师准时到了，女老师姓何名洁，因在歌剧《红岩》中饰演过江姐，且演得感人，打那以后，没人再叫她“何洁了”，都叫她“江姐”。见只三两个人，江姐直问怎么回事，郝乐乐解释说太忙。说：“唱歌多好呀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陶冶情操，愉悦身心。好几个厅局都找到我，下个是公安厅，到点就得走。”好一会儿，才稀稀拉拉来了三十几人。按文件要求，最少不低于八十人。郝乐乐皱眉叹气，没想到唱个歌还这么费劲，于是让手下人继续催。还好，又劝来三个，其中一个说不想唱，来唱歌，谁干活？郝乐乐跟江姐说：“可以开始了。”江姐把对甫志高的劲头儿用上了，绷脸说：“先了解每个人发音情况，然后划分一下音部。”于是，逐个上台，从低到高地“啊”，直到喊不出，江姐赶驴似的，将在场的人赶到三个“圈里”。

因为接待一个国有企业董事长，马奔腾五点钟才到会议室。郝乐乐过来汇报情况，马奔腾把不满意都写在脸上，摆手示意练完歌再说。王世宥从一旁蹭过来，捂着嘴巴说：“通过练歌，就能看出，能有多少听话的好人了。”“这说法不都对吧，多数还是工作抽不开身，来的是好同志，没来的也不能说人家不好。”马奔腾并没顺着他说。

“马局我这没别的意思。对今天这情况，我有个分析，起码有四种情况：真有任务来不了的；没啥事儿，也非公事儿，溜之乎也了；也有啥借口都没的，就是不来。”王世宥神道道地说。马奔腾直视着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在蒙我？我听得耳熟，有点像省直党工委机关状态调查里的话嘛。我发现你好卖关子了，对了，昨天你卖的，今天得给我接上。”王世宥笑嘻嘻地说：“哪敢呢，那个场合，不方便。看今天情况，再发动发动，四十人没问题。”

“四十人怎了，那差一半呢。”马奔腾眼睛直视着前方。“外援呢。”王世宥诡秘着眼睛。

“外援？”“借人，请半专业合唱队参加，到时候……”王世宥做一个点钱手势，“不就行了。”“那可是通知中不允许的。”“就一个唱歌呗，我们不说，谁愿扯那淡，没事闲的！”

次日一上班，马奔腾来找郝乐乐，低声对郝乐乐这般如此、如此这般地说了。郝乐乐瞅着马奔腾，不相信这话出自他嘴。见郝乐乐坐

着发愣，马奔腾叹道，还有啥好招？只能如此了。这段时间，工业局业务处室都在忙一个事儿，为国务院在S省召开的专题研讨会准备材料。研讨会由分管副总理亲自提议，主要是落实国家确定的老工业基地改造任务，研究“九五”老工业基地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对策。

对此，S省省委、省政府极为重视，认为这是扭转局面重振雄风的有利契机，专题召开常委会议进行讨论，对做好研讨会有关工作提出要求。接着，省政府又召开省长办公会，对接待、会务、材料、宣传等具体工作逐一落实到人头。研讨会上，S省省长要做主汇报，汇报材料明确由李南山负责，李南山紧接着召开几个部门参加的会议，由工业局牵头，有关厅局配合，十天内拿出汇报初稿。企改一处理所当然地成了主力军，也理所当然地可以不参加练歌。

工业局的大合唱最后敲定了三首歌：《我们的田野》《党啊，亲爱的妈妈》《祖国知道我》。这些歌都是时下流行的，并不难学。但经指导老师编排，分高、中、低音三部轮唱，各部又要变调，便增加了难度。每天参加练歌的三十多人并不固定：这个今日来，明日又不来，那个今日不来，明日又来了。因此，水准总提不起来，有记不住词儿干嘎巴嘴的；有还按原调唱，使三部轮唱听不出个数的；有五音不全跑调的和出工不出力充数的。阎晓每天都跟着练习，有一次，去厕所几分钟，回来就跟不上了。哎呀，所有参加练歌的人没想到，唱歌还这么复杂，这么累。弄得指导老师直挠脑袋，想往上搞，搞上去，想做改动，又来不及，真没了辙。

离比赛时间越来越近，郝乐乐和马奔腾商量，对参赛人员做最后敲定，考虑到研讨会有调研起草工作已完成，郝乐乐给企改一处考虑了三个名额，除了阎晓、万长顺，又把二酉和大张报上了。二酉平时不爱唱歌，也很少唱歌，还有两天就正式演出，感到很为难，对万处说，能否换个人？大张讥笑，说不就唱歌嘛，又不是下火海上刀山，小脸儿还吓白了，至于吗？万长顺拍着二酉肩说，又不是一个人唱，平时都是卡拉OK歌星，怎么也比处里老头儿老太太强吧。大张吹乎说，若我局能进前三，我有百分之七十把握拿个单项奖。万长顺笑了说：“别瞎扯了，歌能唱下来就行啦，一个合唱，评啥单项奖？”



◆书名:《大时代(第一季):
血色交割单》
◆作者:仇晓慧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一个手下跑来，是魏天行：“老大，你的电话。”

袁观潮听完电话后就愣住了。在股市无限低迷的同一天，袁观潮妻子的生命也危在旦夕。她的胃部肿瘤已经到了不得不手术的地步。

袁观潮与儿子袁得鱼一起在手术室门口焦灼地等待着。袁观潮低着头，觉得时间就像达利画的挂钟一样，软绵绵的，如同静止了般，一分一秒都没有走动过。大约四个小时过去了，护士与医生同时出来，摇了摇头。

妻子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气息微弱。袁观潮双手紧紧握住妻子冰冷的手，说：“暖和点了吗？”她点点头，微笑着永远闭上了眼睛。袁观潮抚摸着妻子的脸，流下了眼泪。这也是袁得鱼第一次看见父亲流眼泪。

妻子被推走后，袁观潮与儿子背靠走廊的墙壁席地而坐，都不说话。正值炎夏，白雪的墙面却冰冷刺骨。外科办公室内有人说话——“手术时不小心切断了大动脉……不过，他们也没有塞红包，应该没什么背景。”

“别提这些了，最近你的股票怎么样啊？”“上个月听海元证券的一个股票分析师讲股票，说什么砸锅卖铁也要买梁城钢铁。这只股票让我足足赔了11万，都是讨老婆与买房子的钱啊……”

“难怪这几天你状态那么差。唉，我的股票也不怎么样……”坐在门口不远处的袁观潮听到后，“刷”地站起来，冲进办公室，挥拳狠狠打在了主刀医师的脸上。

主刀医师摸着肿痛的脸虽然不敢发作，却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手术失败是很正常的事，不要冲动，不然我们叫警察……”袁观潮怒了，想也不想又一个巴掌扇到对方脸上：“什么叫没什么背景，命贱就活该死吗？”他大声叫着，再次冲上前去。

正在这时，赶过来的保安人员把袁观潮拉住。袁观潮几乎是在冲着主刀医师咆

3 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

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拥抱，所能传达的感情是无法言传的。其中包括对他全心全意的爱意、呵护、接纳、支持与包容，拥抱有时远胜过千言万语，当然更胜过数不清的唠叨与批评。

在孩子幼小的时候，即使连最含蓄、最不擅长表达感情的父母，也能够毫不迟疑地表达对孩子的爱意与亲昵。心理学家的实验证明，缺少拥抱的婴儿，即使食物充足，也很难身心健康地成长。奇怪的是，当孩子渐渐长大，很多父母就觉得，再像以前一样拥抱孩子似乎有所不妥，甚至连牵握孩子的手，拍拍孩子的肩膀都越来越不自然。当然，很多青少年期的男孩可能为了证明自己很男人，故意远离这些他觉得很婆妈的行为。可是，在与家人相处时，男孩也同样喜欢亲人之间的肢体接触。

孩子在青春期，总想寻求心理上的独立。他有时自己觉得生理上似乎已成熟了，可是心理上又缺乏智慧与历练，似乎还没有成熟，想要独立而未能独立。在这个极为尴尬，连自己也搞不定自己的时候，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拥抱，所能传达的感情是无法言传的。其中包括对他全心全意的爱意、呵护、接纳、支持与包容，拥抱有时远胜过千言万语，当然更胜过数不清的唠叨与批评。真的，没有比深深的拥抱更具有疗效的了，也没有比拥抱更能传递爱意的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台北家中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居然是警察打来的。说是他们抽查了一家电动游戏店，在里面逮到一批初中学生，我儿子也是其中之一。儿子是去上晚间辅导课的，怎么会在电玩店里被逮？我这

个优良公民向来很少跟警察打交道的，儿子竟然被警察抓去了，简直太可怕了。我心惊胆战地立刻开车到派出所，儿子一看到我，露出很愧疚的眼神。办理了一些必要的手续后，我把儿子领出了派出所，我既惊讶又

难过儿子做出这种明知不该做的愚蠢之举，还没来得及责备他，那不争气的眼泪却夺眶而出，他忽然把我拥入怀中，向我道歉并表示他以后不会再做这等蠢事。我们做了一次很坦诚的谈话，他完全能体会我的关切，也完全了解自己行为的误差。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反而因此得到了增强。

此后每一天，他都会抽个时间抱她一会儿。渐渐地，两人的关系充满了一种新的和谐。在每天拥抱的时候，虽然两人常常什么也不说，但这种沉默与未拥抱时的沉默，在情境与意味上有着天壤之别。

拥抱，真是一种无声的爱的语言。怪不得两年前，“免费拥抱”(Free Hugs)活动在澳洲发起之后，一下子就感染了全世界。只见有人站在街头，举着“免费拥抱”的牌子，愿意被拥抱的人只要走过去，就能接受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有人说那些举着牌子的人，自己才是渴望被拥抱的人，他们希望从陌生路人的身上得到心灵的慰藉。

现代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远比以前要少得多，即使在一起也有很多各自的工作必须完成，在这种先天条件不足的前提下，身体接触的价值就越发凸显出来。父母可以温暖地拍拍孩子的肩背，看着孩子的眼睛轻抚脸庞，走在路上有时可以牵着手或是勾肩搭背，有意义的场合给孩子一个大大的“熊抱”(把对方全身揽入怀中)，你会发现，与孩子一对一的关系在无意中大为增强，孩子可以完全感受到你对他的爱，足以弥补父母有时无意中对孩子的不耐烦或轻忽。这样一举数得的行动，作为父母亲的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这么吝啬。

卡内基科玉律中的第五条是“经常微笑”，就像拥抱一样，这是一个看来没有学问，却扮演着人际关系重要角色的润滑剂。对许多人而言，微笑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动作，但是信不信由你，很多人却没有办法自然轻松地微笑，有人觉得向陌生人微笑很困难，也有人觉得向熟识者微笑更困难。

拥抱就像微笑一样，是一种行动，因此，也绝对可以经过练习而习惯成自然。

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处于青春期，身体接触可能会让他们觉得很不适应，那种感觉很陌生，虽然大家浓于水，可是已经不习惯相互触碰的感觉了。医学研究显示人体内500万条触觉神经的1/3都集中于双手，双手的触觉传达了许多不需言语的信息。既然我们对此非常敏感，因此，可以先从手的接触开始。

我祝福你享受表达爱意的自信，享受美妙的拥抱！

外物之味，久则可厌；读书之味，愈久愈深。

妻子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气息微弱。袁观潮双手紧紧握住妻子冰冷的手，说：“暖和点了吗？”她点点头，微笑着永远闭上了眼睛。袁观潮抚摸着妻子的脸，流下了眼泪。这也是袁得鱼第一次看见父亲流眼泪。

妻子被推走后，袁观潮与儿子背靠走廊的墙壁席地而坐，都不说话。正值炎夏，白雪的墙面却冰冷刺骨。外科办公室内有人说话——“手术时不小心切断了大动脉……不过，他们也没有塞红包，应该没什么背景。”

“别提这些了，最近你的股票怎么样啊？”“上个月听海元证券的一个股票分析师讲股票，说什么砸锅卖铁也要买梁城钢铁。这只股票让我足足赔了11万，都是讨老婆与买房子的钱啊……”

“难怪这几天你状态那么差。唉，我的股票也不怎么样……”坐在门口不远处的袁观潮听到后，“刷”地站起来，冲进办公室，挥拳狠狠打在了主刀医师的脸上。

正在这时，赶过来的保安人员把袁观潮拉住。袁观潮几乎是在冲着主刀医师咆

哮了，主刀医师的失手直接断送了袁观潮妻子的性命，只因为他没有接到红包，只因为重仓股的连续跌停而心不在焉。

唐子风来探望低落的袁观潮：“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残酷，不是吗？其实我做的，也是把现实变得更美好……你上次说的是对的，我没有听，我只能下海了。我知道，你是我永远的兄弟！”唐子风真诚地说。

袁观潮低声说：“我早告诉过你，早点止步！这是慢性毒药！”“再考虑一下帝王医药？”唐子风旧事重提。袁观潮没有搭话。不过，从那之后，袁观潮开始变得有些沉默。

好像就是从那时开始，袁家变得越来越有钱。袁得鱼发现，身边的人对爸爸的态度也有了明显改变，越来越多的人对还是孩子的袁得鱼笑脸相迎。袁得鱼开始听人们口中传出他爸爸在江湖上一个颇为响亮的名号——“证券教父”。很快，他们家就从破旧的西江湾路弄堂搬到了巨鹿路上的一栋别墅里。

在很多人看来，帝王医药就是一只妖股。自1992年9月14日发行日起，帝王医药就横空出世，惊艳四座，一上市就连拉5个涨停。

按江湖上的说法，帝王医药是由云南省当地政府全力打造的第一只全流通股票。当地政府发“红包”，为的是将当地的上市公司做大做强。即使之后市场环境惨淡，帝王医药也毫不受影响，继续一枝独秀，在上海滩风起云涌。

整个上海滩，只要是操作股票的，无不被帝王医药吸引，因为帝王医药的概念是全新的。

帝王医药的股价随着一个又一个在当时市场看来无比新鲜的概念，被推向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。在同期公开发行的股票中，帝王医药涨幅一直雄踞首位，从2.4元的开盘价，一个月不到，就飙升至3.8元，足足涨了58%，1个亿的盘子，更是吸引了市场上的各路来客。

1992年到1994年，帝王医药狂飙不止，机构热情，散户疯狂。

很快，医药行业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。那时候，整个中国的医药内需还没有完全打开，药品销售在政策上也有一定限制。

帝王医药对过剩产能毫无察觉。就在帝王医药经营刚出现危机的时候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杀出一个汇星集团，对帝王医药虎视眈眈并发起攻击。并购消息一传出，帝王医药上涨势头继而生猛。

与此同时，袁观潮一手培育的海元证券扶摇直上，很快成了中国标杆券商，掌控了全国90%以上的承销份额。尽管他们后来只要中国排名前十的高校毕业的高才生，但应聘人员还是挤破了脑袋。

这段时间，唐子风依旧持续不断地找着袁观潮。

袁观潮终于开口了，但很决绝：“唐子风，你再拉我的话，我们势不两立！”

“见一下我一个好哥们儿。”唐子风说。

那是袁观潮第一次见到那哥们儿，他此前没见过这个人，尽管江湖上已经充满了这个人的传说。传说归传说，袁观潮还是拒绝了邀请。

他甚至对唐子风怒不可遏：“帝王医药这种资质的股票你敢这样玩，还不够吗？”

唐子风倒也坦然：“好吧，反正没有什么项目，缺了什么人，就会干不了的……”

